

# OpenAI三位核心高管同日离职



两年多以前OpenAI那场声势浩大的“宫斗”大戏至今还在为外界谈论，如今一场新的人事动荡或许已在酝酿。4月18日，OpenAI三位核心人员同日宣布离职，包括Sora创始人Bill Peebles、OpenAI首席产品官Kevin Weil以及企业应用CTO Srinivas Narayanan。一些投资者认为OpenAI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奥特曼被各种“副业项目”分散了太多精力，开始质疑他是否仍然适合带领OpenAI完成IPO，并将目光转向另一位高管。

## OpenAI三位核心高管集体离职

- ◆ Sora创始人Bill Peebles
- ◆ OpenAI首席产品官Kevin Weil
- ◆ 企业应用CTO Srinivas Narayanan

## 业务调整

- ◆ Sora将于4月26日关停网页及应用版本
- ◆ 科学工作产品Prism团队已被整体并入AI编程产品Codex部门
- ◆ Atlas等多个前沿独立应用项目也进入整合流程

## 高管集体离职

在公开信中，Bill回顾了Sora从零到一的研发历程，称与团队共同打造这一项目，是自己职业生涯中“最荣耀、也最像一场冒险”的经历。他同时感谢萨姆·奥特曼等人为团队营造的包容性科研环境，并直言，“Sora”几乎不可能在OpenAI之外诞生。

Bill Peebles当日在社交平台官宣离职，并晒出了一张与萨姆·奥特曼同框工作的照片。

萨姆·奥特曼随后在评论区回应称，将“非常想念Bill”，并表示其创造力推动OpenAI乃至整个行业以全新的方式体验AI视频，同时也期待他接下来的动向。Bill随后回复称“感谢一切”。

同日，Kevin Weil也官宣了离职消息。Kevin Weil离职感言相对比较简洁，“从

首席产品官到加入研发团队并创建OpenAI for Science，加速科学发展将是我们推动通用人工智能（AGI）进程中最令人瞩目的积极成果之一，我对此充满信心”。

Srinivas Narayanan则表示将离职陪伴家人，他曾助力ChatGPT及其API的规模化发展。

这一离职潮延续了过去两年的趋势。过去两年，OpenAI已遭遇多位核心人才流失，多位高管和研究员转投Anthropic、Meta等竞争对手或初创公司。目前OpenAI 11位联合创始人中仅萨姆·奥特曼和格雷格·布罗克曼留存。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袁帅表示，当公司逐步转向规范化的企业管理模式，对研发进度、KPI考核的要求越来越高，部分核心人员难以适应这种从“科研机构”到“商业公司”的氛围转变，选择离开寻找更适合的研发环境。

## 剥离“副业项目”

外媒报道称，高管离职背后，或是OpenAI的战略重心转移。

备受关注的AI视频工具Sora将于4月26日关停网页及应用版本，后续将停止API服务。尽管Sora峰值时拥有约100万用户，但使用率大幅下滑，日均运营成本高达100万美元，且面临美国电影协会的知识产权质疑。

Sora的另一位负责人Tim Brooks早在2024年底就跳槽去了DeepMind，后来又去了Meta。随着Bill Peebles离职，Sora也彻底成了历史。

此外，外媒最新披露，原本独立运营的科学工作产品Prism团队，已被整体并入AI编程产品Codex部门；Atlas等多个前沿独立应用项目也进入整合流程。

OpenAI官方已明确新战略焦点：全面收

窄业务战线，集中全部资源发力企业客户服务与AI编程业务，计划把Prism、Atlas、Sora相关能力等分散独立应用，全部整合到单一统一平台，大幅提升面向专业工作流的商业化转化效率。

业内人士认为，深层原因来自Anthropic持续在企业端市场施加的强力竞争压力。近年来Anthropic凭借Claude系列模型、完善企业服务体系、稳定安全的商用能力，不断抢占OpenAI政企客户与付费市场，OpenAI营收增速、商业化转化率持续承压，资本市场对盈利指标、现金流健康度的要求越来越迫切。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认为，通过关停Sora、合并Prism、砍掉“成人模式”等，OpenAI试图将资源集中于企业AI和编程工具Codex，构建“超级应用”叙事。

袁帅表示，当前AI赛道的竞争日趋激烈，不管是谷歌、Meta等科技巨头还是一众初创公司都在紧追不舍，OpenAI需要集中资源巩固自己在核心技术上的领先优势，砍掉边缘业务可以避免资源分散，确保核心赛道的竞争力不会被对手反超。

## 再换奥特曼？

随着OpenAI的IPO计划越来越近，董事会越来越担心一个问题，如何判断一个决策究竟是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还是符合奥特曼本人的利益。

一些OpenAI投资者认为奥特曼被各种“副业项目”分散了太多精力，开始质疑他是否仍然适合带领OpenAI完成IPO，并将目光转向另一位高管。

一直以来，奥特曼坚称自己在OpenAI并无任何持股，以免决策受到财务动机驱动干扰。

有报道称，奥特曼在OpenAI 2024年年薪仅6.6万美元（2025年曾有另一媒体报道

称其2024年薪酬为11.37万美元），大部分收入来自其他个人投资项目。

不过，他越来越倾向于让自己的“主业”OpenAI为这些项目提供支持。

他曾要求OpenAI领投核聚变初创公司Helion（他持有该公司主要股份）的一轮融资。虽然这笔投资遭到否决，但OpenAI随后仍与Helion签署了高达50 GW的电力采购合约。

此外，奥特曼还希望OpenAI为新兴火箭制造商Stoke Space提供资金支持，甚至一度提出收购该公司，而奥特曼则通过家族基金Hydrazine持有该公司股份。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OpenAI的管理层和主要投资者仍然支持奥特曼，但部分股东已开始质疑他是否是带领公司完成IPO的合适人选，讨论让OpenAI董事会主席、Salesforce前CEO Bret Taylor取代奥特曼，出任OpenAI的CEO。

值得注意的是，几天前有另一则报道指出，OpenAI 8520亿美元估值遭到质疑，且部分投资人对公司业务方向极为不满。

一位早期投资者直言：“你拥有一个用户规模达10亿、年增长率50%至100%的Chat-GPT业务，却还在谈企业市场和代码工具。这是一家严重缺乏聚焦的公司。”

而二级市场数据显示，对Anthropic股票的需求正在超过OpenAI，且买方首次愿意为Anthropic支付估值溢价。

袁帅认为，IPO前夕换掉奥特曼的风声再起，本质上是股东层面在商业化确定性和创始人个人风险之间做权衡。股东考虑替换他，也是为了在IPO关键期找一个更专注、更符合成熟企业管理要求的领导者，确保公司能够平稳完成上市，并且上市后保持稳定的发展节奏。

柏文喜则表示，短期内换掉奥特曼的可能性较低，更可能的情况是股东施压要求其削减副业、强化治理。不过，能否在IPO前稳定军心、厘清治理、证明盈利能力，将决定其能否支撑近万亿估值。北京商报记者 和岳

## Focus

# 算力挤压人力 Meta将裁员8000人

随着人工智能战略的全面提速，美国不少科技公司正酝酿新一轮大规模裁员。据媒体当地时间4月17日报道，科技巨头Meta宣布计划于5月份启动今年的首轮裁员，预计裁减约8000名员工，占其全球员工总数的10%。

知情人士表示，此次裁员将作为“第一阶段（firstwave）”，公司预计在2026年下半年继续推进后续裁员，但具体时间与规模尚未最终确定，并可能根据人工智能业务进展进行调整。此前有报道称，Meta可能考虑裁减至少20%员工。

此前，该公司已于2022年11月裁员约1.1万人，并于2023年春季再次裁员1万人。与上一轮裁员不同，彼时Meta股价暴跌，而此轮裁员发生在公司财务状况相当稳健的背景下。财报显示，Meta去年营收超过2000亿美元，实现净利润约600亿美元，尽管AI方面的资本支出规模庞大。

Meta还预计，2026年的资本支出将在1150亿美元至1350亿美元之间，最高位几乎是其2025年资本支出（722亿美元）的两倍。Meta表示，资本支出增加是“为了支持我们的Meta超级智能实验室工作和核心业务”。

Meta创始人扎克伯格今年1月曾预言：2026年将是AI开始显著改变我们工作方式的一年。他还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公司正大力投资AI工具。为配合AI战略落地，Meta已完成Reality Labs部门重组，将多名工程师调入新成立的“应用AI”团队，专注研发可自主编写代码、执行复杂任务的AI

智能体，部分员工也被分流至新设立的中小企业业务部门，实现人力向核心业务倾斜。

当前，美国科技行业掀起以AI转型为核心的裁员浪潮，亚马逊、金融科技巨头Block等均通过裁员优化人力、发力AI技术。跟踪全球科技公司裁员数据的layoffs.fyi显示，2026年已经有7.3万人被裁，其中绝大多数位于美国。横向对比，这一指标在2025年全年为12.4万人。

与此同时，被裁员工面临的处境日趋严峻，白领再就业的难度正在显著上升。美国劳工部数据分析显示，过去12个月，34岁及以下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失业率已与两年制专科学历人群的4.1%持平，甚至开始超越后者。

前IBM工程师Michael Maximilien去年离职后创办了AI管理工具公司ClawMax。他表示，自己几乎每天都会收到科技从业者，包括一些大公司员工的求职询问，而他目前暂无招聘计划。他预测，如果Anthropic的Claude Code和OpenAI的Codex等编程工具继续快速进化，到2026年底，许多科技公司将裁减20%至50%的团队规模。

“我在30年里只见过两个人能比Claude Code做得更好。模型还在持

续进化，那我为什么要去招人，而不是直接多买几个Claude账号呢？”Michael Maximilien说。

Meta的社交媒体业务竞争对手Snap也在上周早些时候裁员1000人，约占整体员工数量的16%。这同样是Snap自2022年以来的第三次大规模裁员。公司首席执行官埃文·斯皮格尔告知留下来的员工，他们将使用人工智能工具“减少重复性工作并提高工作效率”。值得一提的是，Snap宣布裁员后，股价单日上涨8%，该公司股价过去一年已经累计下跌23%。

人工智能专家、天使投资人郭涛对此表示，AI浪潮以来，科技企业不再以渐进、温和的方式缩减人员，更多选择一次性裁撤大批员工，并因此获得投资者的热烈追捧。裁员已不再被视为困境和失管的信号，而是被视为管理层“果断行动”的标志。

郭涛还提到，美国企业大幅裁员，反映出它们看待专业人才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过去十年间，许多企业为了吸引知识型员工，不惜提供高薪和其他福利，而如今，企业领导者们却认为庞大的团队会阻碍发展。

针对这一现象，IT服务巨头Cog-nizant的首席AI官Babak Hodjat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当前的裁员潮可能并非完全基于AI带来的实际生产力提升，更多是源于企业对技术能力的预期。Hodjat指出，部分公司可能将AI作为财务调整的借口，用以掩盖过度招聘或规模调整的真实原因。他预测，AI对劳动力市场的真实冲击将在未来6个月至一年内显现，届时企业将真正看到生产力实质性的变化。

北京商报记者 赵天舒

## · 图片新闻 ·

# 多家航司因燃油成本上升削减航线



18日，德国巴伐利亚州慕尼黑，汉莎航空与汉莎城际航空的飞机停靠在慕尼黑机场。视觉中国/图

受航空燃油成本上升和持续罢工浪潮的影响，德国汉莎航空16日宣布，该集团旗下城际航空公司的27架飞机将从本月18日起永久停飞，城际航空公司主要执飞短途航线。此外，汉莎航空还将在夏航季结束后停飞6架执飞长途航线的飞机，并在2026/2027年冬季航班计划中继续减少中短途航班。

汉莎航空说，通过这些措施能够有效节约成本，包括降低整体燃油消耗、同时淘汰机队中燃油效率较低的飞机。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欧洲的航空燃油储备“可能只剩约六周”，如果中东局势持续干扰石油供应，很多航班可能将“很快”被迫取消。

受美以对伊朗战事外溢影响，欧洲航空业正承受航线受扰和燃油成本攀升的双重冲击。据多家媒体报道，国际机场理事会欧洲区域总干事近日致信分管能源与旅游事务的欧盟

委员，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三周内无法以“显著且稳定”的方式恢复通航，欧盟将遭遇“系统性”航空燃油短缺，扰乱航空运输和机场运营并严重损害欧洲经济。

此外，因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多家航空公司正通过上调行李托运费及削减航线来应对成本压力。

美国航空业组织“美国航空协会”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苏努努表示，燃油成本约占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25%至30%。当前全球油价上涨正持续挤压行业利润空间，预计全年行业亏损可能至少达250亿美元。

苏努努表示，相比欧洲航空公司，美国航司压力相对较小，但仍在密切关注局势变化。为避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多家航空公司转而通过提高附加费用弥补成本。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